

两张隔了67年的“除夕照”



◀ 1941年除夕,3岁的施顺才
▶ 2008年除夕,70岁的施顺才

倾诉人:施顺才,白下区,71岁

穿新衣、戴新帽、放鞭炮……打小,我就盼着过年。三岁那年除夕,我拍了一张“穿新衣、戴新帽”的照片。时光荏苒,这两天我无意中又翻出这张当年留下的“除夕照”——照片边角已然发黄,粉雕玉琢的小孩如今已是双鬓雪白,而往日一幕幕热闹的春节场景,又好似胶片电影一般,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腊月里,天天跟在货郎屁股后面转

我在城墙根边长大。从我记事开始,年的“味道”始自行道树上的法国梧桐变黄之时。家里的女性长辈们早就开始准备腌鱼、腌肉、腌菜;家家户户还会准备一口大水缸,将堆得跟小山似的长青菜一根根码进去;入冬,每家每户的屋檐下,月牙似的小萝卜就会像铃铛一样晃晃荡荡。“快过年了!”

一进腊月,当天南地北的小货郎们愈发频繁地走街串巷时,孩子们心头的热切也渐渐浓了起来。吆喝声一起,拨浪鼓一摇,紧闭的屋内接二连三地冒出几个小孩头,欢欢喜喜地将货郎扁担前后围个严实。我是附近出了名的小皮猴,只要货郎一来,我就前后脚一步不离地跟着人家,有时就光直勾勾盯着人家卖“吹糖人”和“猴上树”,也觉得心里有莫大的满足。一个腊月转下来,几个货郎早就认得我了,熟识的有时还会分一点给我吃。

卖五香豆子的货郎最受喜欢,每次他一出现,里里外外总是围上好多人。不仅因为他家的豆子好吃,他叫卖豆子的方式也颇令人瞩目:“好吃豆、好吃豆、五香豆、桂皮豆……”

每年腊月,朝天宫也比往日热闹许多:卖春联的大爷眉目慈祥,每当看到我凝神注目,还会顺便教我一些对子;朝天宫的西洋景(幻灯片)前,队伍好似总也没有尽头……远一点的夫子庙,杂耍也很是吸引我们这群皮猴——我们总是蹲在人群最

里面,不放过民间艺人翻跟头的任何一个小举动,从“武松打虎”这样的桥段里学会一些上下腾挪的“功夫”,回家一路转着互相打。

在棉花糖铺子前,排上一长条的队,手中零钱攥出汗,翘首望着棉花糖一丝一丝,做棉花糖的老板看着小孩可爱,会随手扯一小片给我。嘴一抿,还没有仔细回味个中香甜,棉花糖早已不知去处。

老巴子的特权:穿新衣、戴新帽,照“除夕照”

当年,我的父亲在朝天宫附近经营“五洋”生意,卖的是“洋火、洋烟、洋酒、洋蜡”等五种洋货,用现在的话来讲,开的就是小百货店。我的家境还算殷实,等我呱呱落地的时候,母亲已经41岁了。父母一共生养了十一个孩子,我是最后一个,“老巴子”。

每年快过年,母亲都会给我准备一套新衣服。1941年除夕,我刚满3岁。母亲特地给我做了一件红绸棉袍,又请人帮忙织了一件带球的头绳帽,在她的精心打理后,穿戴一新的我被领到附近的照相馆照相,在“恐怖”的巨型相机前留下了这张照片。

我长得眉清目秀,穿上红外套后粉雕玉琢,甚是可爱。摄影师站在大块头的照相机后,对我叫:“小姑娘,往这边看!”他把我当成了小女孩。这在当年成了一个小笑话,也是每次说起我小时“糗事”的必谈“话题”之一:“新衣新帽,把我们家老巴子穿成了小姑娘!”这一件衣服,是心灵手巧的母亲绣了两个晚上的

成果,针脚密实,布料厚重,即便摆在现在看来,也很亮眼。在当时那个物质并不丰腴的年代,能做上一套绸缎衣服,是我这个“老巴子”的特权。

这张照片定格了我的童年,这以后的每一年除夕,我都会在母亲的怀抱中穿上新衣,在照相馆里留下除夕这一天的身影。母亲总是搂着我碎碎念叨:“红,喜庆。穿上这个,阿宝肯定能躲过灾,明年好好的。”

年夜饭上的元宝鱼要到正月十五才能吃

童年时期向往过年,还因为过年有得吃。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除夕夜的餐桌了。老南京有讲究,除夕夜菜的数量、名称也都有说法。比如,菜品的数量得成双成对;菜的名字也有规矩。

每年年夜饭的餐桌上,最让人口水哈拉直掉的,莫过于一条烧得透红的“元宝鱼”。端上桌子,金光灿灿的“元宝鱼”是不让吃的。为啥?那时间里长辈说,元宝鱼用的是鲢鱼,取意“年年有余”,吃了不就啥都没了么?因此只能在除夕夜的餐桌上摆在主盘让所有人看,绝对不许动一下筷子。那什么时候能吃呢?——得到正月十五才行,这期间元宝鱼得用篮子挂着,在屋檐下通风处晾,正月十五晚上,全家人一起把它消灭光。除此之外还有豆腐圆子鱼丸肉圆,饭桌上,每人还会分到一只柿饼,取意也都是要团圆。除了这些,菜的颜色上也很有讲究,要红红的。

晚饭过后就是发压岁钱,我是最小的,钱也最多。每年

都是叮叮当当装满了整个口袋,惹得小伙伴们好生羡慕。

一家人齐出节目过春晚

那时候,除夕夜,家人就是围坐在一起,女人们讲故事,在外闯荡的男人们就坐在一块讲起天南海北的机遇,小孩子们在一边听得入神。

家里人口多,大哥大姐们每家排一个节目,算是我们家自己玩的“春晚”,聊天过后,大家就开始唱歌。我们家知书达理的不少,有时还会弹弹风琴、钢琴。令我印象至深的是这首来自英国的老歌——《可爱的家庭》。和着这个节奏,小辈们在老辈的怀里昏昏入睡,习惯早睡的老人睡觉去了,剩下的哥哥姐姐们围在堂屋里面的三张八仙桌边打麻将或是牌九。

“我的家庭多可爱,幸福美满又开心……”一般唱到这首歌的时候,也快12点了。天地间响起一阵炸雷,劈里啪啦的爆竹声开始连绵不绝。

2008年除夕,在KTV里留影

一年又一年,我渐渐成为意气风发的青年。大学毕业后,我去了北京一家研究院工作,结婚,养育了两个女儿,人生一步步迈入新阶段。一路过来几多坎坷,但命运眷顾,我的家庭至今幸福美满。

去年除夕,我们全家在饭店团聚,吃过饭后,大女儿把一家人领到KTV去唱歌。我身穿女儿买的老人头羊毛衣,头戴干女儿从美国带来的NBA皮帽,精神十足。女儿觉得我很酷,于是拿起相机给我留了这张现代版的新衣新帽除夕照。

见习记者 单纯

46年前的一顿饭 改变了我一生

倾诉人:王光权 67岁 栖霞区 退休教师

1962年,还是个中学生的我,有幸跟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子闻吃了一顿午饭。就是这顿饭,让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直到现在,每当想到那顿饭、那位和善的老人,我还是百感交集。

茅草屋走出来的读书郎

1942年,我出生在八卦洲的一间草房里。我出生的时候,家里非常困难,连糊口的田地都变卖了。

在父亲的教导下,打小我就期盼着,将来能当上受人尊敬的老师。这样不但能养活父母,还能光耀门楣,更能弥补老父亲一生的梦想和遗憾。

在新街口三元巷的中英学校初中部,我度过了一段颇为艰辛的求学生活。当时,学校考虑到我家境贫寒,不但免去我的学费,每月还发我6元钱的奖学金。可即使如此,我还是凑不够每月8元的伙食费。一到月底,我总是身无分文。为了充饥,我常去食堂要点酱油冲开水喝。实在饿得受不了,我就回家一趟,吃点饱饭。

从新街口到八卦洲,路程大约50里。半夜2、3点,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往家赶。走将近6个钟头,我才能望到那间熟悉的小草屋。记得第一次走回家时,母亲当场大哭起来,边哭边说:“儿啊,是我们无能让你受罪了。你一定要好好学习,将来才有出头的日子啊。”

教师梦碎,我心灰意冷

初中毕业填写志愿,我没有犹豫就填写了南京师范学校。这所学校的学生将来高中毕业,可以直接保送南京师范学院(即南京师范大学前身)。

在这里的日子,过得非常愉快。可到二年级时,意外发生了。一天,我们突然被告知:学校即将停办。从小吃了那么多苦,念了那么多书,就是希望能“跳”出农门,当上老师。眼看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,却陡然间成了一场空。

当时的政策是,城镇户口的学生可以去农场劳动,农村户口的只有回家种田。在大家看来,去农场算是相对好点的出路。1962年,我提出申请要去农场。没多久,我如愿了。可等到了农场我才发现,这里的条件还不如农村老家。

一顿午饭,意外遇“贵人”

2个月后的某一天,我们得到通知:一个由多位领导组成的“慰问团”将来看望我们。第二天的午饭时间,我们在食堂遇到了这群领导。当时我正站在墙角,低头啃着个黑馒头。

一群同学中,我显得特别瘦小。或许因为这样,他们一进来就注意到了我。“同学,这个馒头好吃吗?”我一抬头才发现,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中年人在问我话。我赶紧回答,“还不错。”谁知他却不满这个答案,要求给他尝尝一块。掰下一小块放进嘴里,他笑了,“不太好吃。不过这比我们干革命时吃的要好。”他这一尝,慰问团的其他领导也纷纷向我要馍。这下可惨了。大家你一口,我一口,我的午饭一会儿就被慰问团“抢”光了。眼看午饭没了,我心里着急起来。那个中年人仿佛看出我的心思,叫我跟他们一块儿吃饭。

饭桌上,摆着几个炒素菜和大盆的白馒头。好久没吃上这么丰盛的饭菜,我一口一口小心地品着滋味。这时领导们开始聊天,我仔细听着才得知,刚刚那个跟我要馍吃的人,就是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子闻。而这次的慰问团,也正是他组织安排的。我暗暗吃惊:这人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可能是怕我不自在,吃了一

会儿,他就主动找我说话。当听说我是八卦洲人时,他好奇起来,“那你不是应该留在农村吗,怎么到农场来了?”我老老实实地回答,“念了十几年念书,到头来还是要回家务农,我实在不甘心,就申请来这儿了。”话一出口,我才意识到,跟领导说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合适啊。这下可糟了!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,他却一拍我的肩膀,“好,你敢说实话,说明你很诚实。这样吧,我帮你想想办法,一个礼拜后给你答复。”

一天,我在干活时,农场场主突然找到我,说是从南京来了两位老师,专门接我返城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!掐指一算,这天距离慰问团到访已有7天,正好是一个礼拜!没多久,我居然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,成了八卦洲的一名小学老师。

我的恩人成了“坏人”

我成了农场里最幸运的学生。在我调回南京不久,其他人陆续被分配到生产队和工厂,从事体力工作。直到1983年,他们才回到阔别已久的南京。

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还常常被人问起,究竟是不是朱厅长的亲戚。每次我都耐心解释,“我们不是亲戚。照你这么想,他帮过那么多人,难道跟大家都是亲戚不成?”

1966年,我所在的小学开始停课闹革命。原本忙碌的我一下子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,就打算去拜访这位恩人。等找到他的单位,人们纷纷对我投来讶异的目光。他们告诉我,“你说的那个可是坏人啊。你最好别跟他扯上什么瓜葛。”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一切,愤怒地告诉他们:“他不是什么坏人,他是我的恩人!”

由于当时消息封锁,我始终打听不出他的下落。后来我才听说,他被批斗得很厉害,还因此受了伤。这时候,他该多需要关心和支

44载后的重逢

2002年,我退休了。算起来,当年的恩人也有80多岁了。我决心找到他,好好道谢。可不管我怎么打听,还是杳无音信。直到2006年9月,一位人脉活络的老通讯员带给我一个消息:“你要找的人还在世。”

那个炎热的下午,我几乎是颤抖着拨通了他老人家的电话。电话是朱老的爱人接的。她客气地告诉我,朱老为人低调,平时不接待任何人。我着急地把情况告诉她,请她转达。“那请你再等等吧。”最终电话那头表示同意,我们便定好隔天的下午3点,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那天我早早醒来,兴奋得就像小时候过年似的。提前一个钟头,我就赶到他家楼下。3点钟,我整理了下衣服,准时走进了老人的家。

我们一连聊了两个多钟头,还拍照留念。临走前,他执意要送我下楼。这时,我才注意到,老人走路时拖着一条腿,上下楼梯时身体也微微颤抖着。

大前天,我意外地得到消息:朱老已经离开人世一年多了。没能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,我懊悔不已。 见习记者 沈晓伟 整理

安徽 滁州 琅琊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AAAA级旅游区 国家森林公园

南京人游琅琊山

迎新年 送旅游

门票95元/人

南京人凭身份证 50元

时间:大年初一-初八

自驾:二桥-宁洛高速-滁州出口 下一往滁州方向

自驾:三桥-宁合高速-全椒出口 下一往滁州方向

下关汽车站可乘车去琅琊山

http://www.zuiveng.com

地址:安徽滁州全椒高速 距南京55公里

景区电话:0550-3512999

琅琊山旅游直通车128元/人

2月28日首发班 特价98元/人

南京各大旅行社均可报名 电话:52217220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mbin-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dsqq.cn;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